

岁月
流金

“童声里的中国”，十八岁啦！

◎张锋

在上千万孩子嘹亮的歌声与欢乐的笑容中，“童声里的中国”迈步走向十八岁成人礼。一双双清纯如蓝天与溪流的眼睛，一张张充满阳光向上仰望的面孔，在我眼前交织成广袤田野上那一片灿烂的、盛大的向日葵方阵，燃烧着希望的火焰、理想的光芒。

“童声里的中国”，十八岁啦！

茁壮成长的“童声里的中国”，经过十八年的阳光雨露沐浴，经过十八载风雨兼程的前行，迎来了她壮丽的成年！十八年，十八年，一个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婴孩，经过十八年的哺育成长，终于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走向世界！

“童声里的中国”活动，首倡于江海平原上的南通通州区。从通州到南通，从南通到江苏省，并由江苏走向全国，直至走向海外、走向世界。“童声里的中国”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一个著名少儿与青少年文化艺术活动品牌，已形成一个以童谣、童诗、童歌征集创作作为起点，拓展到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儿童电影等多种多样文艺样式的创作。

今年5月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等7部门联合开展“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合唱活动。全国各地累计组织少年儿童合唱团体5.9万多个，开展合唱活动10.3万场次，吸引中小学生1305.5万人次参与。演唱活动围绕迎接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结合“六一”“七一”等时间节点和节庆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唱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中华民族、歌颂家乡的优秀歌曲，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通过活动充分发挥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为一个“童声里的中国”活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作为一个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活动的工作人员，我经历了“童声里的中国”十八年来的全过程：举办11届少儿歌谣创作分享活动，征集海内外歌谣作品50多万件，结集出版了24部作品。组织创作与演出、演播、拍摄与上映了一部部优秀儿童舞台剧、儿童广播剧、儿童电影……我知道，“童声里的中国”活动发展到现在，有多少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多少文艺与文化、教育工作者付出了艰苦卓绝的文艺创作劳动，投身于活动的组织推广，作出默默的奉献，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为儿童事业倾尽心血赤诚奉献的专家，那些不怕苦、不怕累守在排练场的孩子们，那些看了我们作品而感动流泪的观众，那一个个难忘的名字……此时一一闪过我的眼前，让我心中涌过一股股暖流。这不由让我想起著名儿童文学家冰心先生的诗句：“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在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上，目睹世界冠军们一洒热泪，为他成功的背后，那长达十数年的自己以及教练、陪练、家人的巨大牺牲与付出，我深有同感。然而，我们“童声里的中国”这个伟大的事业，现在还远未到庆功的那一天！走向十八岁、走向成长、走向成熟，这一切，还只是这个伟大事业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了这份培养祖国花朵的伟大事业，为这份芬芳的工作，我们牢记嘱托，高举旗帜，吹起我们的集结号，向美好的明天，前进！



丰收

◎顾彬斌

又一城

◎红辣子

盛夏，最是炎热的那天，收到恩师吴信林的新书《月下听泉》。

心情，有些复杂。作为吴老师20世纪80年代末的嫡系学生，高兴与自豪，那是必然，更是必须。但我还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高兴与自豪之外，我，好像还有些，妒忌了。

这是吴老师的第二本散文集了。离第一本，亦即“月下散文”系列之一《月下行吟》才几年时间？吴老师这是进入传说中的井喷状态了吗？

所以，我的复杂的情绪中更有一种叫作知耻而后勇的东西在内——我知道，我也必须努力了。不然，恩师该羞于承认我是吴门弟子了。

那，才是吴门弟子最大的不甘与耻辱。

在吴老师2017年的文学创作计划中，长散文是他必须攻下的“下一城”。其后7年，他不断尝试，从形式到内容，从一砖一瓦地拾掇，到布局立意的匠心，吴老师无不呕心沥血、寻求突破。

朱自清先生有个观点，散文之所以写得短小，实质是因为人的懒惰。

而吴老师，最不缺的，就是与懒惰势不两立的勤奋。

为《月下听泉》作序的，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先生。写序的人与写成的序，皆很有分量。序言中，徐可先生坦言，在不多的接触中，他觉得，“信林是个比较安静的人”。

凡是吴老师教过的学生，心目中，吴老师是长青的藤、不老的松，更是淡定、无私、安澜、含蓄、深沉却又一言九鼎的泉。

“安静”，固然是吴老师的鲜明禀赋，但我还是觉得安静之于吴老师还是有些轻了。

预考前夕，我和两个将吴老师所教的地理考砸了的同学被吴老师捉到办公室。就在办公室门口的那条青砖铺就的走

廊上，年轻的吴老师捋一捋额前的天然卷发，神采飞扬：“人嘛，总是要有追求的！比如我，我就不满足于现状，我为什么不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县中？你们几个，为什么不可以凭自己的努力，通过预考的选拔，去参加高考，去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

这话说过没多久，我和我的几个同学考出了小县城，而吴老师，果然就调去了县城最好的重点高中。

去了县中的吴老师，在各项工作如鱼得水渐入佳境之际，高考科目进行了调整，吴老师所教的地理沦为高考之外的边缘学科，他的内心又开始奔腾——“我为拐弯所做的努力便是重拾儿时的文学梦想，磨炼笔尖上的功夫，避免再次遭遇遗弃”，后来的吴老师去了宣传部、文化局，再后来，又跳出了小县城，来到了南通市。也不过就20年左右吧，为拐弯而重拾儿时的文学梦想的吴老师，不仅在南通的文坛上立稳了脚跟，而且还在今夏成功当选为南通市作协副主席。

这样的吴老师，哪里是安静两字就能涵盖得了的哟。

《月下听泉》五辑三十六篇文章中，有将近一半的文字，留下了吴老师“攻城”的痕迹。

第一辑“心曲涓涓流”开篇之作《青青子衿何处寻》，堪称攻城代表作。吴老师笔下的学姐燕，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三段婚姻。而第三段婚姻与第一段婚姻的奇异重合，强烈地映照出女主人公的善良、隐忍与坚强，而这，恰若一股清泉，荡涤着世俗人心。

漫步于吴老师的“城”，与他精心打造的人物画廊中的每一个角儿次第相逢，你会发现，他的“城”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都若油画般灿烂。小巷理发店的理发师华儿、乡中那簇临霜迎雪如同行走的迎春花的师生群像、科学的行者丁文江、怪人杨谔……

甚至，就连爱泉，痴迷于月下听泉的吴老师自己，也入了画。

灯下
漫笔

第三辑“篱落疏疏一径深”有一文《偶然翻开的这本书》，吴老师描述了他勇敢地闯过人生的险滩，眼前终现一马平川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与地下水千回百转，终于突破地表，解锁了泉这一新角色，当真有着太多的相似处。第四辑“脚印是生命的诗行”《解药》一文中，吴老师写他从乡村中学颇有争议地借调入县重点中学的惴惴然，像不像以实力涌出地表的泉，在汇入地表的那个时间节点所出现不知前方是何方以及何处是方向的迷茫？

吴老师爱泉，因为他就是泉。他听泉，其实就是在直面与解构他自己。

吴老师听泉，如痴如醉，因为“一本淡雅的散文集就如同一眼泉流，每一篇平静的叙述，如同清泉汩汩流淌”。但吴老师显然并不满足于“听泉”，他胸中有沟壑、有城池，或者说，他是有着“小小的野心”的，他要给读者留下“如同清泉汩汩流淌”的美妙文字！

所以，这样的吴老师，与长散文必将相遇、必将纠缠、必将生情，也必将生花、结果。

当然，想要在长散文的创作上闯出一条新路，不是仅靠长篇幅和大容量就能做到的。譬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记录与描绘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两年之久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但瓦尔登湖之所以成为瓦尔登湖，是因为它宁静、恬淡、充满智慧，又清新、健康、引人向上；是因为它透彻、精辟、给人启迪，又能纯净心灵、升华灵魂。

用大体量的文字进行连贯的书写，这仅仅是长散文创作的第一步。窃以为长散文还必须具备以下特质：内容的跌宕与非虚构、结构上的技巧与内在逻辑、风格上的恢宏大气、关注现实社会的大眼界大意境……

吴老师已经在这一领域开疆拓土。他的城，轮廓初现，亦前景灿烂。相信已经迈开大步的吴老师，一定会在“月下”系列之三中给读者以更大的惊喜。